

◎文学聚焦·新诗百年系列之四

为中国百年新诗答辩

叶延滨

新诗是从传统诗歌母体中诞生的新生婴儿

新诗舍弃了旧体诗的格律、语言、创作经验等传统方式，这种与传统的割裂，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思，对此，您是怎么看？

叶延滨：中国新诗是从传统诗歌的母体中诞生的一个新生的婴儿。这个新生的婴儿，不是传统诗词的自然延续，而是在一场大革命时代的“剖腹产”。看似与传统的“割裂”，也是所有新生儿必然的剪断脐带的手术。那把剪刀就是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观念以及西方现代诗学等新思潮对一个封建帝国的冲击。处于封建中央帝国封闭状态的精英文化，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精美绝伦的高度，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等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20世纪初叶，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逐渐打开，格律严格、形式严谨、文言书写的古典诗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胡适首先提倡用白话写作诗歌。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的《女神》则成为中国新诗最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在形式上与古典诗歌毫无关系，而且在精神上展示了中国知识份子受到歌德、惠特曼等世界大师的影响，开创中国浪漫主义诗风。从此，传统古典格律诗歌大一统的诗坛，出现了自由体并且以现代口语为主的现代新诗。尽管与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诗词相比，百年新诗还是个毛头小子，但他毕竟“割断脐带”，自立门户了。

现在一些诗人提出要复兴中国古诗的传统，您是否认可？新诗如果向旧体诗学习，主要是汲取哪方面的营养？

叶延滨：中国新诗出现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些否定传统的大喊大叫，其实有其合理的部分。世界上没有人指摘新生儿的哭闹，每家都养过孩子，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哭，不是拍巴掌，而是哭，是闹，是叫，这孩子一哭一闹一叫，爸妈高兴了，爷奶也高兴了。也没有人指摘少年时期的叛逆，青春期的叛逆，对已有的东西怀疑、否定，这些都是新生命的证明。因此过多指摘新诗草创期的过激，只是证明缺乏对新事物的了解。新诗确实是与旧体诗词不同，喝着西方现代思潮的“狼奶”成长起来的新文学样式，新诗叛逆式的宣示虽然过激，却有破旧革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诞生，经百年风雨洗礼的中国新诗是与传统诗词不一样的新文学。

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中国新诗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合法继承人，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并不能改变其文化基因的中国属性。因此，新诗应当向传统诗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

词学习传统，正如当代的传统诗词也应该向新诗学习创新。背诵一万句“飞花令”，那一万句还是别人的，而写新诗的诗人必须写出自己的诗，那怕只有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因此向新诗学习创新，同样也是复兴传统诗词的必由之路。

新诗在发展中，对格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主张“带着镣铐的跳舞”，有的主张彻底打破旧体诗的格律。现在有评论家说：“新诗之未能成熟，就是吃了打破一切诗律的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叶延滨：中国新诗百年，之所以能“自立门户”，重要的是表现出与传统诗歌的区别，一是自由体，二是日常口语白话入诗。自由表达和与现实语境直接发生关系，是新诗的重要的立足点。当然也可以用尝试用格律写口诗，但那是传统诗词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上的课题之一。没有自由表达和自由精神，就没有中国新诗。当然，怎样在自由表达中找到最好的表达，这也是新诗正在努力，尚未完成的愿景。

新诗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产物

新诗的主要资源是西方诗学，西方诗学带给新诗哪些方面的影响？其中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各是什么？在语言的音乐性、诗体的建构美、表达艺术、境界问题、诗歌的美与力等方面，能否把新诗与旧体诗做一整体比较？

叶延滨：西方诗学及西方现代文明思潮对新诗的产生起了极大的推动引导作

用。中国百年新诗，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产物，也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人展示的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并且善于学习的新姿态。作为只有百年的中国新诗，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其中，应该很好地向中国传统优秀诗歌学习，使之更加具有中国风范和中国气度，是应该强调的问题另一面。

中国传统诗词，自《诗经》始，历经数千年，形成了悠久的诗教传统：讲究格律平仄，起笔引经据典，典雅精美，营造意境。不仅是人类农耕文明时代最高的艺术品，也是一个东方大国最重要的诗教：家国天下，见贤思齐，乡愁亲情，循规蹈矩，起承转合，进退有序，温良恭俭……这些都是理想中和谐社会里精英人杰的德行品格和做人规范。中国新诗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产物，除了艺术上打破旧制之外的追求，也令国人耳目一新：鼓吹自由，张扬个性，标新立异，离经叛道，力求创新，勇为人先……我以为，这也是振兴中华所要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传统诗歌中值得发掘的人文精神与中国新诗的自由创新精神，侧重不同，若能互补借鉴，弥足珍贵。

虽然已走过100年，但是关于新诗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确立。在您看来，是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还是本身就存在着比较显著的问题？百年新诗有否形成自己的传统？新诗百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百年新诗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您对百年新诗的总的评价是怎样的？

叶延滨：新诗走过了百年，也争论了百年，声称不读新诗的人也不少。不论有多少人声称不读不喜欢不点赞，中国百年新诗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成就卓越的文学门类，其合法性不容置疑。

首先，要对中国新诗有一个大的概念：新诗是自五四以来，用自由体和白话口语写的诗歌。因此，大概概念的中国新诗，应包括以下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诗人在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出版物）发表的以阅读为主要目的的诗歌；二是诗人为演唱和演出写的自由体的歌词和歌剧等；三是广大诗歌爱好者在以前的黑板报、现在的网络或手机上发表的自媒体诗歌。明确以上3个新诗版图，许多问题也就好回答了。

也许你可以不读那些纸上的诗歌，但你不能不唱不读不用自由体白话新诗配曲的当代歌曲，你更不会不懂白话作词的新诗谱写的国歌。自由体白话口语新诗已经深

入人心，但媒体常常热炒的诗歌热点，表现出常识性的错误。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爱唱卡拉OK的人唱得走板荒腔就说音乐界出了问题，有人却常把类似情况的一些诗歌爱好者在自媒体和网络上的习作，炒得热火朝天。

当然，郑敏先生所说，新诗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她说的是事实，也是百年新诗回顾中，学术界和诗界应该探讨的课题。新诗不可能全盘继承古诗传统，那么应该继承什么？中国新诗在发展中各种流派和诗潮，有些著名学者至今习惯地持一端而排它，也是至今新诗评价常常无法得到共识的原因之一。总结和评价百年新诗的成就与不足，还是诗界和学术界重要的课题：一，中国新诗理论的建设尚不令人满意。一些有影响的新诗论者，尚且满足于对某一学术流派的研究，并以某一流派的观念来“经典化”中国新诗。这种持一端而排它的学风，使诗界难以在理论上形成共识。认真研究百年新诗的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流派创作的成就与经验，全面梳理中国诗人吸收西方现代诗学并在结合汲取中华诗歌传统的实践中，创造中国当代新诗的中国新诗学，尚是一个未实现的愿景。二，中国新诗的教学尚无与传统诗词共存的诗歌教育体系。戏剧有中国戏曲与话剧，美术有国画与油画，音乐有美声与民族唱法，等等，吸收西方与发扬国粹，兼收并蓄，各成体系。而中国新诗与传统诗词两方面的教育，都显得十分欠缺。三，由于理论指导和诗学教育滞后，进入自媒体网络时代，取消了入门的门槛，当下的新诗创作，突显标准混乱与优劣混杂的浮躁之病，一般受众的认知度降低。

中国百年新诗的合法性，就是中国百年新诗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的作品，引领一代风气之先。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喜悦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品，都呈现出开放的中国青春焕发的气象。除了那些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还有许多在诗歌艺术上做出贡献的诗人，细数百年历史可以开一个长长的单子，写出一部厚厚的专著！

◎作家谈

西北之北

红 柯

我作为一个关中子弟西上天山，所见所闻所思可是太深刻了。1998年我的第一本小说《美丽奴羊》出版时，崔道怡老师以“奔驰的黑马”为序，其中有一句：“这是一个陕西人眼中的西域。”关中，自古就是周秦汉唐的故地，大西北伸向中原的桥头堡，丝绸之路的起点，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汇点、大熔炉。

陕西师大历史系孙达人教授认为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步伐总是以先进变落后、落后转先进的形式，跳跃式前进。关中历史上的三次崛起就是如此，最初周人受夷狄压迫，几经转战在岐山脚下周原落脚，相对于殷商的高度繁华，西戎之地是相当落后的。周人苦心经营以落后变先进。

我在天山脚下把《诗经》中的周人史诗《大明》《绵》《生民》《公刘》《皇矣》与《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放在一起重新阅读时，对岑仲勉先生的观点深信不疑。岑仲勉先生认为：周人来自于塔里木盆地。我在大漠绿洲见识了原始农业是怎么一回事，“周”就是“田”中长出的庄稼，就是“井田”，凿井取水方可生存，西域坎儿井就是这么来的，离开故土叫背井离乡，张骞通西域叫“凿空”，只有干旱缺水的大西北，人们对打井的记忆特别深刻。

关中的第二次崛起就是秦汉，秦人从渭河上游秦安崛起。最初山东六国就把秦人当西戎，不是一般的落后。周秦基本一致，农耕游牧混杂诞生一种罕见的新生力量，沿渭河下游席卷天下。

关中第三次崛起就更了不起了。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前期准备，最终是鲜卑北魏全面汉化，隋唐杨氏李氏皇族基本上是汉人与鲜卑混血形成的强大无比的关陇政治军事集团，中国封建社会走向黄金时代——盛唐，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人口百万，波斯人阿拉伯人定居长安的有几十万，儒道释并举，谁也不独尊，伊斯兰教、基督教也纷纷入长安。台湾学者蒋勋把唐朝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野游，农业文明中罕见的那么热烈的游牧气息。被称为独篇压全唐诗的《春江花月夜》核心就是对青春的赞美，晨曦、少年、青春、骏马、生命、爱情以及巨大的想象力贯穿整个唐代文明。胡汉，农耕与游牧完美结合。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从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整个民族步入老年，青春不再。清王朝灭亡之际，梁启超大声疾呼“少年中国”，甚至感叹：中国自古儿女情长多，风云男儿少。一身英雄气的关五陵少年已成为过眼云烟。

农耕与游牧、工商业的最大区别是，农耕是静态的，庄稼从播种生长到收获固定于一地，对节气的掌握很重要，农耕生活方式中对老年的崇尚敬仰天经地义，形成的主体文化儒家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尊老情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一年几次转场，包括驯马，青壮年才能胜任。遇到天灾，就要转场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甚至几千公里，游牧民族没有国境意识，哪里有草奔向哪里，为争草场不惜刀枪发生决战，否则牲畜倒毙，整个民族就灭亡了，战争与流动需要强力者需要勇士。工商业亦如此。我们就会明白那达慕大会三项比赛射箭、摔跤、赛马，全是青壮年，而赛马连成人不要，只要十二三岁的孩子。1987年7月我在赛里木湖畔观看蒙古族哈萨克族那达慕大会，赛马冠军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初中生，夺冠下来爷爷爸爸老师把他当作神一样抬起来，孩子昂首阔步骄傲自豪得跟公鸡一样，大家都把他当英雄。要在内地，大人们会告诫他不要骄傲，越有成绩越要夹紧尾巴做人。童话、神话、科幻、儿童文学，这几种文学都是给孩子的，核心词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这种童心未泯充满朝气与生命力的元素也是唐诗的关键。唐诗充满想象力，而宋词长于抒情，核心是情。孩童所特有的好奇心、猎奇心、求知求新正是人类追求、探寻宇宙天地万物以及生命奥秘的关键，许多天才的艺术家科学家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巨大的创造力，就因为他们童心未泯。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借狂人之口救救孩子，我们可以理解为对新生命的召唤。我们吸收欧美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把目光投向西部，投向高天大漠草原瀚海。草原文化有一种不亚于欧美文化的健康的元素，从大兴安岭到阿尔泰山，从天山到青藏高原，正是人类学民族学所称道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史诗带，即《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的诞生之地，完全不同于荷马史诗，不同于英法德西班牙与印度史诗，那些史诗一经产生就固定下来不再发展变化，而中国的三大史诗，有开始没结尾，与民族共存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给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从诞生到现在充满无限的朝气与活力。

在西天山伊犁河谷，我读到《蒙古秘史》第一句时就晕了，那强烈的生命气息让人类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太初有为的黄金时代。蒙古的原始含义就是火焰，就是从柔弱到强大。1997年《人民文学》发表我的小说《美丽奴羊》，一个细节就是羊在戈壁滩的石头缝里跟渔民钓鱼一样钓出一棵棵青草。草原的底色是羊不是狼，看到草原人的善良，才真正了解了草原大漠。

◎新作评介

《乔家大院》第二部：金融题材的新高度

胡 平

朱秀海的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以山西祁县乔家为原型，书写了辛亥革命前后一段慷慨激昂、风云际会的历史，颂扬了中国企业家以诚信为本、心怀天下、利归黎民的特有的商业传统和精神气质。



朱秀海

这部小说可以算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金融小说。当代见到的金融小说也不少，很多是属于励志小说，主要以创业为主题。不少读者读这种金融小说，以学习如何发家致富为重要的目的。

《乔家大院》和一般的金融小说不同，写出了中国金融史的历史。小说写的是中国金融的历史无形地推动中国的历史变化和发展，远远超出普通商战类金融小说。作品一开始写到武昌起义，写到金融和革命的关系。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依赖于军事和政治，也依赖于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朱秀海的一个发现，这个历史现象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不单是胜于军事，也胜于财经，发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金融危机，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失败的决定因素之一。

《乔家大院》也描写了现代金融业在中国出现的雏形，由票号向银行发展的过渡期不光是由满清转向民国的过程，也是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业转型的过程，意

义非常深远，题材也很有价值。这种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作品中乔映霁这个金融人物的塑造也有特点。一段时间以内，社会思潮开始转变，人们看到了为富不仁，也开始仇富，这种氛围不只出现在今天，在《乔家大院》里描写的那些大革命的氛围中，乔映霁也感觉到了那种压力。他对依依说：眼下很多人都看不起乔家的未来，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依依就说：改朝换代了，财富要重新分配了，乔家一定会遭遇大难了。乔映霁的哥哥乔映雪就说，我们应该把乔家的银子全部放在大路口，谁要就送谁，商铺全顶出去，卖不了白送，这样就可以保住我们家一百多条的性命。乔映霁说，没那么可怕，如果我做得好，不只改变乔家的命运，还能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当时，乔映霁就看到个人致富在中国的危险和出路，所以他选择的新道路是帮助更多人致富。他走上了一条金融维新、以商救国的道路，做一个金融家。

朱秀海所写的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他

写的是今天中国大大小小的乔映霁之路。乔映霁所选择的这条看到历史大势又能够发挥事业潜力的道路，对今天来讲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以一个新的角度处理了金融题材，这是作者的眼光，显示出作者独到的思想性。比如对乔映霁的设计，既独特又不简单。作为一个富翁，乔一开始就在枪林弹雨里投入革命，似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这样一个富人，革命来了，有可能把他掀翻，为什么还这么投入革命呢？因为他看清了天下大势，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一，就是要以辛亥革命式的革命来阻止太平天国式的革命，这是比较深的思想。

当然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也不能光看它有什么深刻的东西，更要看生动性和感染力，《乔家大院》从一开始就是很激烈的场面，乔家大院一直是剑拔弩张没有松懈过。乔映霁一直有生死威胁，一方面来自崔望百兄弟，一方面来自莲花和其他人。有这种人物关系的强劲纽带，使乔映霁一直松懈不起来，使作品充满悬念和张力，描写生动饱满。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